

红楼梦

大观园研究

Daguānyuan Yánjiū

● 王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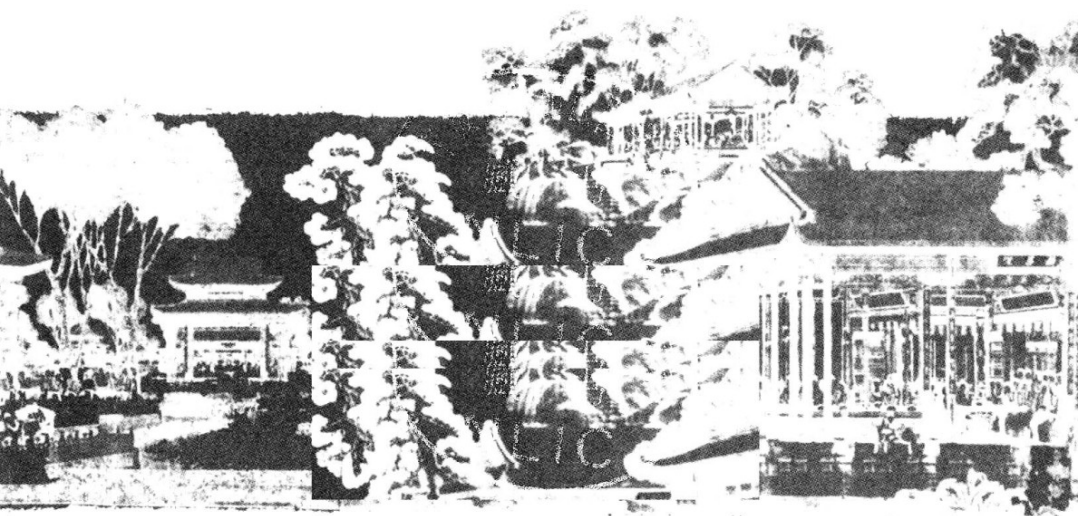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观园研究

Daguanyuan Yanjiu

● 王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观园研究/王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210 - 0

I. 大… II. 王…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815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张 青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大观园研究综述	(9)
第一节 旧红学时代	(9)
第二节 新红学之 70 年代前	(19)
第三节 新红学之 70 年代后	(33)
第二章 大观园的文学文化根源	(48)
第一节 花园与小说戏曲环境	(48)
第二节 园林文化的渗入	(75)
第三节 大观园的余音	(96)
附：《红楼梦》部分续书中的大观园	(112)
第三章 大观园的叙事艺术	(116)
第一节 大观园的时空设置	(116)
第二节 大观园的诗意叙事	(137)
第四章 大观园中的主要人物与居住环境	(154)
第一节 贾宝玉与怡红院	(154)
第二节 妙玉与栊翠庵	(175)

附：大观园中的主要人物及其居住环境	(185)
第五章 大观园和太虚幻境	(187)
第一节 太虚幻境	(187)
第二节 大观园和太虚幻境	(198)
第三节 关于情榜	(216)
附：情榜名单	(237)
余论	(241)
附录一 大观园图	(249)
附录二 大观园主要事件表	(269)
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14)

绪 论

说起《红楼梦》，就无法避开大观园，没有人会否认大观园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中的第一首就写大观园：“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难怪大名士袁枚也非要把住过众多如此出色女子的大观园说成是自己的随园不可。

自《红楼梦》问世的二百多年来，无论红学专家还是爱好者，从评点派的琐屑直观却时有珠玉的批点，到索隐派的“想入非非猜笨谜”，再到考证派的历史还原，大观园的研究不停纠缠于地点、图示与原型中，在北京、在南京、在西安……随园说、织造署说、恭王府说、成亲王府说……其自身的文本研究反倒湮没无闻了。就象“红外学”越来越壮大一样，大观园也几乎要脱离《红楼梦》文本，成为建筑学、园林艺术的一部分了。可这样的大观园并不是渐渐浮出水面、清晰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反而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红楼梦》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余英时曾说过：“《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①大观园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无论是早期的

^①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8页。

《大观园图说》，各种各样的大观园平面图，还是60年代掀起“京华何处大观园”的寻找热潮，大都侧重于对大观园的还原与考证，缺乏真正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读与分析。这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顾平旦编的《大观园》^①中可以明显看出。这大约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专门收集大观园研究的论文集，台湾也以《大观园论集》之名出版过。其中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许多有关大观园的研究论文、诗词笔记以及有关传说之中的“大观园”——恭王府的一些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大多数文章的侧重点在大观园的结构、园林艺术及寻找原址。直到现在，此类研究依然是大观园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文皆致力于此，难怪有人在遍寻大观园遗址不获后发出“一梦红楼二百秋，大观园址费寻求。燕都建业浑闲话，早海枯泉妄觅舟”^②的感慨！曹雪芹把大观园描述得如此逼真、形象，不知这是大观园的幸运还是不幸？

事实上，即使考证派学者也承认大观园中的虚构成分，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肯定地认为大观园“有三种因素：（一）回忆，（二）理想，（三）现实”，对于其理想成分，他这样写道：“以理想而论，空中楼阁，亦即无所谓南北。当然不完全是空的，我不过说包含相当的理想成分罢了。如十八回贾元春诗云：‘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显然表示想象的境界；否则园子纵好，何能备天上人间的诸景呢。”^③但考证派浓厚的历史眼光还是让他们在大观园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当一个又一个“某某说”在批判他说的基础上成为下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时，大观园研究似乎真的没有吸引我们的地方了。就如余英

① 顾平旦编：《大观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1月版。

② 吴柳：《京华何处大观园？》，顾平旦编：《大观园》，第325页。

③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51—652页。

时所说：“‘考证派’这样过分地追求外证，必然要流于不能驱遣材料而反而为材料所驱遣的地步，结果是让边缘问题占据了中心问题的位置。极其所至，我们甚至可以不必通读一部《红楼梦》而成为红学考证专家。”^①以大观园而论，我们甚至可以不必了解《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而只搜求史料以及曹雪芹的游踪，就可以将大观园研究画上句号了。

1972年，宋淇的《论大观园》发表，这是从文本出发以艺术的眼光集中对大观园进行探讨的重要文章，提出大观园存在于“曹雪芹的方寸之间”，^②“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们的青春，不要嫁出去。”^③此后，余英时在此文的启发下写了那篇著名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文章、并在与赵冈的讨论中以《眼前无路想回头》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④此后，赵冈、浦安迪等以及大陆的一些红学专家相继撰文，从崭新的角度、以艺术的眼光来论述大观园的性质，而不是拘泥于其布局、结构与原址，打开了新的思路，拓宽了研究视野，为红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但这一轮新的大观园研究风暴在让无数读者眼前一亮的同时，似乎也对以往大观园研究只拘泥于原型、布局等现实因素的反拨有矫枉过正之嫌疑，大观园几乎就是“桃花源”的翻版，是曹雪芹给贾宝玉设计的另类“隐居

①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0页。

②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国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④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40页。

地”，也是曹雪芹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种对其理想性的过度重视让大观园研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无论从考证还是文学的眼光来研究大观园，对大观园研究本身都是一个促进，但当研究者过分沉溺于自己的研究旨趣而放弃或无视他人有益的研究视角或成果时，其研究也往往会缺乏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坚实的基础。俞平伯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总觉得《红楼梦》所以成为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第一部的奇书，不仅仅在它的‘独创’上，而且在它的并众长为一长，合众妙为一妙，‘集大成’这一点上。”^①而大观园也同样是《红楼梦》独创性与集大成的重要载体，是其丰富意蕴与反思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观园并非只是一座单纯充当人物活动环境的园林，也不仅仅是一幅幅毫无生气的平面布局图，而是一个每个侧面都散发出璀璨光芒的多面体。本书试图分别从纵向与横向对大观园出现的文学文化根源以及大观园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历史、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尽可能地从不同的侧面去观察这个多面体，阐述其更立体、更丰富、更全面的内涵。我们不能因为一棵树而无视整个森林，尽管这棵树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为省亲别墅的大观园既有北方园林的富丽堂皇，又有南方园林的曲折幽深，它是《红楼梦》的核心，是《红楼梦》形象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元妃省亲的结束，大观园的另一项功能，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开始启动，成为一座供居住的庭园式花园，成为贾宝玉和众多女儿的演出舞台。此后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都是在园子里，而且叙事速度也明显放慢，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塑造有了更细致从容的空间。大观园的出现有自己的文学文化根源，

^① 俞平伯：《红楼梦与其他古典文学》，转引自陆萼庭：《读〈红〉碎录》，《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尤其是环境刻画上有着总结性意义。花园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往往是开启青春和爱情的主要场所，但由于中国文人对环境描写的忽视，花园往往只是作为一个苍白、笼统且千篇一律的符号，在它们身上蕴涵的是花园所固定的产生爱情的必然。然而，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通过对以往花园的巡礼，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对以往花园的继承以及丰富多彩的拓展。而且大观园之所以在此时出现，既是以往小说戏曲中花园环境的积淀，也离不开中国园林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造园实践与理论的成熟让曹雪芹用自己的大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园林，在小说中为中国古典园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观园不仅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人的花园情结，还成为后人无法跨越的高峰。虽然众多红楼续书依旧不离大观园，博学多通、“于学无所不窥”的李汝珍也为众多才女虚构了展示才华的晚芳园，还有狭邪小说中的怡园、挹翠园、绘芳园等，但都缺乏灵气，没有个性，不能与人物、主题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别说具有丰富的意蕴了，而它们的存在恰恰有力证明了大观园的不可逾越。正是在这所纸上园林中，曹雪芹寄寓了内心缠绵悱恻的悲哀、痛苦与反思，使《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与终结，也让大观园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环境描写的最高境界。

大观园在《红楼梦》中的魅力首先在于其作为叙事背景却不断闪耀着诗意的灵光。我们常常说《红楼梦》是一部诗化小说，这得益于曹雪芹的叙事方式。曹雪芹“是偏重于感觉型的诗人和小说家，甚至可以说曹雪芹作为小说家的主要魅力，非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603页。

清晰地表明他是凭借对活泼泼地流动的生活的惊人准确绝妙的艺术感觉进行写作的……《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满着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其中执着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中所焕发着和升华的诗意，正是作者要表达的诗化的美文学”。^①而这一切都在大观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曹雪芹非常注重在这个固定的环境中时间和空间的设置，尽管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无事之事”，但我们却可以在琐碎细致中穿梭于怡红院、栊翠庵、潇湘馆，流连于“晴雯补裘”、“黛玉葬花”、“龄官画蔷”、“湘云醉眠”等一幅幅经典性场景，感受其散发出的浓重诗意，并在时空的大开大阖、神话与现实的互往中反复品味曹雪芹深沉的历史感与盛衰感。

大观园毕竟是作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出现的，尽管它与以往小说戏曲中的花园环境有不可分割的承续性，但它并非几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池塘山坡、水榭杂石的总和，也不是可以任意安插景点的模型，它的山与水、院与楼、居室与陈设，都非常讲究，环境与人物紧密相合。提到林黛玉，立刻想到曲折狭小的潇湘馆；提到探春，则是宽敞阔大的秋爽斋；富贵精致的怡红院里只能住贾宝玉，而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的稻香村也只适合守寡的李纨……在曹雪芹笔下，不仅环境与人物自身性格巧妙结合，确是“园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与景合，景因人异”，人物与环境在相互映照中展现丰满的形象和鲜明、生动的个性；而且融合在大观园的繁盛与消亡中，一步步展现与深化。就如宋淇所说：“《红楼梦》用的是逐渐透露法，犹如一幅长江万里图，一路缓

①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1—12页。

缓展开，一路渐渐呈现，不能一览而尽。”^①在渐次展开的园与人的书写中，人物性格及其居住环境越来越鲜明、紧密，成为大观园中深深感动我们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甚至无法把人物与环境做简单的分割，没有了贾宝玉的怡红院就不是怡红院，潇湘馆没有了多愁善感的潇湘妃子，青青翠竹也将失去生命，而栊翠庵的盎然生机也终究无法消解妙玉的红颜薄命，大观园正是在环境与人物的互相映衬与协调发展中寄寓了作者的憧憬、反思与痛苦。

提起大观园，就不能不说太虚幻境。脂批就曾一个劲地提醒阅者注意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的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有研究者著文论述二者的关系或其理想性。但大观园真是一个理想女儿国吗？太虚幻境是比大观园还要理想的世界吗？作者为什么要设置太虚幻境？本书试图在文本的细读与梳理中阐述太虚幻境对大观园的意义以及二者的非理想性，当大观园在贾府当权者的围剿和内部自身的溃败下不得不风流云散时，曹雪芹那种“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②的哀挽里含有讽喻、迷恋中略带清醒的基调表达得更淋漓尽致，也更具震撼力。作者在对以往浪漫传统的改造与反叛中，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还有《红楼梦》中的情榜，它是探佚学者不能割舍的情结，我们论述大观园，自然不能不想想那些生活在大观园的女儿们，所谓“群艳大观中”，这些女儿在曹雪芹的心目中，到底会占有怎样的位置，这张情榜究竟会怎么排列呢？本书的侧重点不在于这张情榜如何排列，而是试图就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最终确定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册中部分人物来探讨其情榜思路，尤其是贾宝玉与诸钗的关系及其

①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第80页。

② 己卯本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夹批。

在大观园里的表现，所谓“于怡红总一园之看，是书中大立意”，^①情榜的排列离不开贾宝玉，也离不开大观园，没有了大观园，也就不必奢谈情榜了。

《红楼梦》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书是一定的，怎么读则是个人的事情。唐德刚在《曹雪芹底“文化冲突”》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古代汉学家治经书，有时往往被注疏家弄得莫知所适，最后只好回到经书的白文上去找他自己的解释。这种干法古文家叫做‘以经解经’。笔者不敏，《红楼梦》虽然看得烂熟，正文以外的红学注疏实在所知太少，偶发谬论，也就算是聊师古人‘以经解经’之遗意罢。”^②唐德刚自是戏谑之意，但对笔者却有益。笔者《红楼梦》既未读得烂熟于心，浩瀚的红学注疏更是只知一粟，“以经解经”便不失为办法了。但这种办法之于《红楼梦》，除了文本的细读外，也还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毕竟，站在巨人的肩膀才能看得更高更远。

① 庚辰本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侧批。

② 唐德刚等：《史学与红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第一章 大观园研究综述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红楼梦》中那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我想明义之所以在他的《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中把题咏大观园的这一首放在开篇，是因为大观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究竟有什么深刻涵义，它是曹雪芹的理想世界吗？它有没有原型，若有的话，究竟在哪里？诸多疑问一直纠缠着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但由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背景及社会情况不同，人们对大观园关注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相同的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研究或者想象和揣测，都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壮大。综观二百多年的大观园研究历史，我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进行阐述。

第一节 旧红学时代

最早关注大观园的自然是和曹雪芹创作有密切联系的脂砚斋等人，但他们的批语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引导其时人们思路的是明义和袁枚。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下有一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

^① 吴世昌因其为开场白而认为“雪芹的钞本中故事也是从大观园开始”，见《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朱淡文等则接受了此说。

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① 其《和随园八十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云：“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诗下有注曰：“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② 而袁枚自己也说：“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③ 尽管袁枚的这段记载错误百出，^④ 而且明义与袁枚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也难以确定，^⑤ 但他们二人却开探讨大观园真址

① 富察明义：《绿烟琐窗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内部刊印资料，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袁枚：《随园诗话》，道光四年刊本卷二，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第13页。

④ 如，“炼”应为“揀”；曹雪芹不是“其子”，应为“其孙”；把“红楼”当作“青楼”；并把明义的诗安在了曹雪芹的头上等错误。相继有人指出袁枚的话不可信，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说：“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71页。诸联道光元年刊本《红楼评梦》：“袁子才《诗话》，谓记随园事，言难征信，无毫厘似处。不过珍爱倍至，而硬拉之，弗顾旁人齿冷矣。”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20页。李宝嘉《南亭笔记》1919年石印本卷一：“袁简斋牵合随园，犹是掠名之意也。”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太冷生在《古今小说评林》中说：“《随园诗话》中老人自云：‘《红楼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老可谓脸厚。”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51页。而且袁枚的孙子袁祖志也不相信，要删去“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两句，认为是“吾祖谰言，故删之”，见舟山樵子《红楼梦发微》卷上《〈随园诗话〉之改窜》。转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中卞孝萱的《大观园即随园说辟谬——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一文。

⑤ 或云明义影响了袁枚，如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四章《地点问题》中提到明义“可能本是受了袁枚的影响，所以到他再为袁枚作《八十寿言》诗，第七首自注已经改作：‘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他自己表示对这个说法的存疑态度，只不过某人曾有此一说而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或云袁枚是根据明义的判断才有此一说，赵冈在《北平恭王府是大观园吗？》中说：“袁枚根据明我斋的判断，更对人宣称大观园即其随园故址。”赵冈、陈锺毅：《红楼梦论集》，志文（台北）出版社1975年8月版，第28页。

风气之先，并后继有人，如裕瑞，如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如李玄伯、齐白石等，直至现在都有人坚持随园说。

“随园说”的倡导者们毕竟还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继其后的“某街某坊派”则对此已不关心，他们只是根据书中的描写并结合当时人们猜测附会的《红楼梦》的“本事”来传说大观园就是“某府某园”，这些说法中的大观园大都位于北京，并且“几乎北京城内所有有大花园的王邸侯府都曾被人指认为大观园真址”，^①甚至皇宫大内。考察当时人们对大观园的理解，离不开索隐派对《红楼梦》本事的考证，因为每一说的主人公，其住宅似乎就是大观园的所在地。这些说法主要有：

（一）明珠家事说。这是出现最早且影响最大的一说，故附会明珠府第的也最多。最早的大约是周凯提到他的朋友认为“世所云大观园”即明珠屋宇房舍。^②也有人认为大观园是明珠所建造的一处园林，“纳兰明珠为太傅，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建一园林，风廊水榭间，纯以白玉凿为花，贴于四壁。有池宽十亩，每交冬令，则以五彩剪成花叶，浮于水面，以为荷菱，复以各色杂毛，缀为凫雁，亦可见其大概矣。今说部《红楼梦》所为大观园者，概指此。”^③此后而出的成亲王府、醇亲王府说其实都是指明珠故第，不过是不同时期住所主人不同而有了不同的

① 赵冈：《北平恭王府是大观园吗？》，赵冈、陈钟毅：《红楼梦论集》，第28页。

② 周凯道光二十年刊本《内自讼斋文钞》卷八《书安仪周事》讲述了朝鲜人安仪周为明珠理财的奇事，提到他的朋友认为“世所云大观园”即明珠屋宇房舍。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8页。

③ 李宝嘉：《南亭笔记》，1919年石印本卷一，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据描述，或许是明珠的别墅自怡园，此园周冠华有详细论述，他认为大观园就是自怡园，见其《揭开大观园真址之谜》，载《艺文志》第106、107期，岑佳卓编著的《红楼梦探考》中亦有此文，1985年1月自印本。

称谓。^①

(二) 傅恒家事说。舒敦在《批本随园诗话》中说：“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② 此说与明珠说名为二，但胡铁岩《“大观园”原址新考》^③ 一文中认为傅恒家族在雍正五年或乾隆元年之后住进了被没收的明珠府第，大观园即成亲王府。

(三) 金陵张侯事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中有这样的记载：“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亭书集》、《池北偶谈》、《随园诗话》、《张侯行略》诸书，遂决其无疑矣。”^④ 此说中的大观园自然也位于南京。

(四) 和珅家事说。据《谭瀛室笔记》载：“和珅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⑤ 并说和珅的宠姬龚姬即袭人、和珅的少子玉宝即宝玉，玉宝的宠婢倩霞乃晴雯等。和珅家事说在当时并未有太大影响，但其家所在之地却引起注意，有相当多的人将

① 蕅意《春明谈屑》中的一则材料：“《红楼梦》一书，为吾国小说家巨著……所谓常州某孝廉者，或指成亲王府，今橹贝子府是也，其说似有依据。”徐兆玮：《黄车掌录》，转引自贾穗：《红学史上的首部资料汇编稿——徐兆玮的〈黄车掌录〉》，《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即使是新红学之后，还有人津津乐道于“某街某坊”，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中记故老相传：成亲王府园亭点缀，与《红楼梦》中大观园同，即故大学士明珠第，今醇亲王府。载《北大学生》1931年第1卷第4期，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

② 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6页。

③ 《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66页。

⑤ 颉公《小说丛谭》引，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2页。